



· 五·色·丝·带·丛·书·

人文的关注

REN
WEN
DE
GUAN
ZHU

罗彦莲 著

——
回族文化论集



宁夏人民出版社
NINGXIA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罗彦莲 著

人文的关注

REN
WEN

GUAN
ZHU

——
回族文化论集



宁夏人民出版社
NINGXIA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人文的关注:回族文化论集 / 罗彦莲著. —银川:
宁夏人民出版社, 2005. 7

(五色丝带丛书)

ISBN 7-227-02961-1

I. 人... II. 罗... III. 回族—民族文化—文集
IV. K281. 3-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57716 号

人文的关注——回族文化论集 罗彦莲 著

责任编辑 何克俭
封面设计 张 宁
出版发行 宁夏人民出版社
地 址 银川市北京东路 139 号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宁夏捷诚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mm 1/32
印 张 8.125
字 数 250 千
版 次 2005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5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227-02961-1/I·756
定 价 全套 5 册:110.00 元(本册 22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第一辑 海瑞研究

- 1/ 海瑞的文学理论及其文学价值观
- 7/ 海瑞诗歌的写景艺术
- 15/ 海瑞散文的思想内容与艺术特色
- 38/ 海瑞人格风采的传统内涵和现代意义

第二辑 回族民俗文化研究

- 48/ 展示西南回族民俗的彩色画卷
——评叙事长诗《穆斯林的彩虹》
- 57/ 宁夏同心地区回族婚礼中的认“应可大”习俗
- 62/ 回族民间故事文化意义初探
- 67/ 宁夏“花儿”承载的农业生产民俗及点滴思考
- 74/ 宁夏回族农业生产民俗
- 85/ 宁夏回族民间职业民俗
- 93/ 宁夏回族村落民俗
- 104/ 宁夏回族家族民俗
- 114/ 传承与变异——回族部分习俗非伊斯兰现象初探
- 128/ 回族经济评述





第三辑 回族女童教育研究

- 156/ 西北回族女童教育之思考
166/ 宁夏同心回族女童学校教育现状的
文化与社会性别诠释
183/ 西北贫困地区回族女童学校教育现状调查分析
——以宁夏同心县贫困乡、镇为例

第四辑 回族妇女教育与反贫困研究

- 208/ 宁南山区回族妇女生存现状调查
215/ 宁南山区青壮年回族妇女文化素质状况调查
221/ 回族妇女教育与宁南山区反贫困

第五辑 回族妇女社会参与

- 235/ 社会性别与宁夏同心回族妇女社会参与

第一辑 海瑞研究

海瑞的文学理论 及其文学价值观

海瑞,就其创作而言,是回族古代文学史上著名的诗文大家。他的文艺理论和文学价值观却鲜为人知。与其丰厚的创作相比,海瑞论及文艺的篇幅不多,专门篇章几乎没有。但这并不意味着海瑞没有自己的文艺理论或不重要。相反,其文艺理论和文学价值观如夜空的星星,虽小却很耀眼。

—

“无论何艺,时时流露性情”。这是海瑞文艺理论的特点之一。即一切艺术形式均是创作者思想感情经意或不经意的真实流露。

明代是我国文学理论继续发展的时期。这一时期的文坛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百家争鸣”的繁荣景象。“前七子”和“后七子”都主张复古,在具体方法上有分歧。他们的拟古诗潮震荡一世以后,诗道日趋没落。公安派出,主张以变古代代替复古,弘治以后至万历,又推出一个新的文学流派,主张真情达意,而矫枉过正,以鄙俚轻率为趋新。海瑞生活的年代又值王学盛行。显而易见,这一系列纷繁复杂的争论以及王阳明学说中知行合一的思想对海瑞的文艺理论的形成有着非常鲜明的影响。

海瑞有关艺术品是艺术家真情实感再现的文艺主张,在有关音

1

海
瑞
研
究





乐的起源,诗歌和散文的概论中又有具体论述。

《先进于礼乐章》是一篇阐发作者政治理想的文章。“如有我用,我举礼乐为天下用。”其中涉及到音乐的起源,“礼乐何始乎?人心自然为之”,“乐由心生”等等,说明音乐是作曲家心灵产生的共鸣。在《青山挽诗序》中海瑞运用大量笔墨论述诗歌的特点。“诗者心之声”,即诗歌是诗人的心声,也就是诗人心灵(思想感情)的反映。这一观点继承了我国早期文学理论“诗言志”的精髓。“有褒颂于生前,追悼于既没,哀乐之义不同,其感德之心一也”。这段话又谈及诗歌的教育作用。既然诗歌是诗人思想感情的反映,那么,诗歌必须具有从思想上影响人,对人进行道德规范的力量。紧接着海瑞又阐述了怎样的“心之声”是令人“哀慕”的。“载思公赋性敦朴,操行清洁,事母孝,处族睦,谨男女嫁娶,虽临终恍惚,义方且谆谆焉。凡根本节目,坦乎古君子之风,有司以齿德闻,礼延乡饮,众宾推重,诚严林之硕德至望者也”。《青山挽诗序》是海瑞为同乡王思学(别号青山)的挽诗集作的序。序中所赞的品行正是挽诗歌颂的内容,也就是海瑞张扬的诗歌所要反映的思想内容,即孔子号召的诗的“无邪”,到后来的主张“发乎情,止乎礼仪”,以至倡导“温柔敦厚”的儒家诗教。

《教约》中谈及文学理论:“文也者所以写吾之意也。吾平日读书,体认道理明白,立心行己,正大光明,吾之神也,作而为文,不过画师之写神者耳。”海瑞认为做文章就是“写吾之意”画“吾之神”。也就是作家强烈情感或情绪的宣泄。反对抄袭套用“讲章墨卷”里的陈词滥调,“临之则取夙所记忆者,改窜首尾,影响模范”。也反对歌功颂德的造作之文,“就文题则题意不可得,求人则人品不可知”。海瑞认为长此虚言妄语,作者的人品也有问题了。

海瑞的一生是斗争的一生。时时呼吁人们说真话,不要“鹦鹉从人”。他的文学理论同样也主张说实情,讲真话。“盖自所见所养出之,莫加毫末于间也”。欣赏饱含作者真实情感的作品,“读之,读之,未见有此等文字也……非无此等文字,无此等文字之中风流蕴藉也……流之胸臆,躬行心得,天下有言如是,无能行之乎?”可谓动之以

情,晓之以理。“十七款巽与之中,有法存焉。法语之中,有巽存焉,见者能无悦,听者能无从乎?”正因为龚怀川将满腔热情和顺柔美地表现在字里行间,条约才能感染人,具备意想不到的说服力与威慑力。海瑞对王用吾的来信爱不释手,“诵之,玩之”。为什么呢?“有真切之辞,有真切之念”。

海瑞主张表达创作者真情实感的文艺理论继承了我国早期文艺理论的优良传统。在清新当时阿谀谄媚的社会歪风和文坛风气上具有不可磨灭的时代价值和历史作用。但是,海瑞毕竟是封建社会的文人,唯心主义世界观和王阳明学说中极端的个人主义对他毒害很深。“盖人禀天地之精,言语文字之间,天地精神之发也。”海瑞认为文学作品是作家承受天地精神后,将其表现在文字中,并且作家与生俱来就具备了这种精神,不是自然界在作家头脑中的反映。否认自然界以及人类社会对艺术家思想认识和文艺作品的制约作用,过分夸大艺术家的主观能动性。这就是为什么海瑞的文艺理论一再阐述“心”“性情”与文艺作品关系的原因。

纵观《海瑞集》(上、下),海瑞所谓“心”指什么呢?“盖天之生此人也,赋之仁德具于心,既生之后蔽于物欲,形而后有,亦或拘于气禀,心放而仁非已有矣,古之经典,先王精神心术在焉……”(《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海瑞承认“古之经典,先王精神心术在焉”即文学作品是作家思想情感的反映。但他所认为的思想情感,不是客观世界在作家头脑中的反映,而是所谓天生人时,赋予人的“仁德”,即儒家的道德标准,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海瑞文学思想内容的丰富性与多样性。

推崇“气”的功能,是海瑞文艺理论的又一特点。

孟子备受海瑞尊崇,不仅他“恶乡愿”的斗争精神鼓舞海瑞刚正不阿,其文学主张“知言养气”对海瑞也有深刻的影响。在《赠黄广台思亲百诛序》中写道,“孟子以‘善养浩然之气自许’……斯道也,尧舜开之,央臣约之曰:‘唯精唯一,允执厥中’。舜以徽典继尧,孟子以养气上接尧舜,无以异也。然二典隐而不发,知言养气。愤激人心。源无异也,而孟子益为之扩其流焉。韩愈氏尝推孟氏,以为功不在禹





下,以而而已”。

另外,海瑞对“气”的重视也颇受曹丕“文气说”的熏陶。认识到艺术作品的价值取决于艺术家的品德、才性、修养。《方孝孺临麻姑仙坛记跋》是海瑞唯一一篇涉及书法理论的文章。文中称赞唐朝颜鲁公在抚州麻姑仙坛的石刻“笔力整峭,真为杰构”。颜鲁公人品怎样呢?“有唐一代伟人,忠烈之气,争光日月”。因为颜鲁公具有非凡的品质与人格,“其书法为后人圭臬”。文中又称方孝孺临摹抚州麻姑仙坛石刻“字里行间有寻丈之势,推钗屋漏,亦隐跃纸上,并有抽刀断水之妙”。而方孝孺为人又如何呢?“国初方正学先生忠事建文,殉事靖难,其激烈之概,无异平原先生复生,追念及之,可歌可泣。”因而海瑞颂他“今展此作,非大本先立,焉能是耶?”正因为方孝孺胸怀慷慨激昂之志,他的书法才如此锐不可当,气势磅礴。

无论是书法,还是文学作品,海瑞都很注意其中蕴含的“气”。在《寿王尧山六十一序》中说:“尧山自幼与予同师友为学业,其神气之灵,冠诸童稚中……论文宗诸大家盛有称许。清逸气,不混尘俗而别为一局,其文类之。以故不能俯就时调决科第……作为文章包罗万象,其气豪。”海瑞赏识王尧山文章的“其气豪”,更欣赏王尧山为人的“清逸气”。由此可见,海瑞所谓的“气”,其意之一便是超越世俗之上的凌云壮志。

海瑞不仅意识到“气”即艺术家的品性修养对艺术品价值的决定作用,也十分清楚要想创作好的艺术作品,艺术家在日常生活中就得注意养成浩然之气。所以,海瑞十分注重艺术家平时的修身养性。

明人梁云龙评价海瑞:“望之如泰山壁立,就之如春风太和,接谈无疾言,无遽色,临难无郁气,无忿容……”这是因为海瑞平素十分注意自我克制,提倡批评与自我批评。如:“不主先人之言,不争无益之气,已去者不求其故,未至者不意其诈”;“人之知己,莫若己之自知,人之责我,莫若己之自责,克去任性之偏,大加涵咏之力,克所未周,勉所未及。”难怪海瑞的诗文充溢着凛然正气与大家之气。

海瑞推崇“气”在文艺作品中的功用,也重视具体修身养性的方法。这一点发展了孟子的“知言养气”与曹丕的“文气说”,不能不说是对中国文学批评史的一大贡献。

二

海瑞的文学价值观集中体现在《张事轩先生漫稿序》中:“古人三不朽,立德为上,立功次之,言其末也。”很显然,海瑞关于文学价值的观点受到儒家轻视文学与曹丕重视文学的双重影响。

海瑞自小受到严格系统的封建教育。两汉以来儒家轻视文学的主张在他头脑中根深蒂固,不可能将文学与立德、建功等同视之。所以海瑞撰写文字均在业余或晚年罢官闲居时。他将毕生的精力与才华献身其政治理想,追求“达则济天下,退则独善其身”的政治抱负。这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海瑞向文学殿堂迈进的步伐。也就是为什么自明代以来凡评论海瑞,均说他是16世纪著名的政治家、清官、好官,很少有人说他是文学家。

曹丕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无疑是一颗耀眼的明星。是他第一次充分肯定了文学的独立地位,将文学从政治附庸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并提升到一个很高的境界,称文学为“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鼓励作家们“不托飞驰之势”而去努力从事文学活动。从中可以看出,海瑞也受到曹丕的启发,将“言”(文学)也列入“不朽”的范围。

海瑞受自己文学价值观的支配,他的“序”、“跋”中纯粹评论作品本身的文字几乎没有。大多在“立德”,即弘扬儒家的思想道德。如写《内江龚氏族谱序》的目的是“事在家庭之中,道关天下之大,为是不辞怀川请具以为之序”。《张事轩先生漫稿序》中“不佞生平翰墨,惟序唐诗鼓吹一,及拙稿备忘集二,并先生漫稿而三焉,其倾倒乎先生可知矣”。为什么呢?“吾乡事轩张先生漫稿脍炙人口,而吾谓先生不朽者不在是……善政累累,解组后诗歌自适,余每过之,有五柳先生风。试问今日居官而能曰清、曰慎、曰勤者谁乎?曰惟事轩。居家





而能德足范俗拭灭明之守者谁乎?曰惟事轩”。海瑞片面地肯定了文学的社会教化作用,错误地认为除此之外,一切文学活动都是“缀酸文”,“可惜一生心,用在五字上”等等。

海瑞的文学价值观还表现在他认为诗歌和散文同样重要。“夫宋一代抡士用时义论策,我朝因之……先宋而唐,则以诗赋……兼唐及宋为得”。明袭宋制,八股取士,海瑞认为这种选拔人才的制度不尽合理,应该诗文并重。“诗歌不多言而见蕴藉,外著风韵”且“古先王成就人才……诗教为首”。这在八股文决定个人命运的明朝具有进步意义。

综上所述,海瑞文学价值观有其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并且对他的文学创作有着极其深刻的影响。毕竟海瑞是一位创作颇丰的作家,他的全部作品现收录在《海瑞集》(上、下)中。同样海瑞文学价值观中狭隘的一面在某种程度上遏止了其作品思想内容的深度与广度。

海瑞诗歌的写景艺术

海瑞一生创作颇丰,现存论著、政论文、官府文告条令、奏疏、序跋、赠序、书信、墓志、杂记等近 300 篇和诗歌 20 余首。其诗文无论思想内容、还是艺术手法都具有较高的水平。在中国文学史,尤其在回族古代文学中理应占有一席之地。长期以来,海瑞的诗文被人们淡忘,研究海瑞诗文的论著寥若晨星。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他在政治上的卓越声誉和皓若冰霜般的节操掩盖了他在文学上取得的成就。本文着重从其诗意境的营造、即景写意、化用手法的运用以及驾驭语言才能四个方面,对海瑞诗的写景艺术进行分析探讨,试图从中打开一扇了解海瑞诗文的窗口。

一

海瑞诗的写景富有意境美,这在描绘田园风光和秋天景色的诗中表现最为突出。诗人继承了陶渊明、孟浩然、王维等山水田园大家融情与景、意与境为一体的创作风格。在他的《赠竹园隐者》、《乐耕堂》、《七夕立秋值雨》等一系列诗作中,读者在欣赏诗歌临摹的画面时,不只是看到:草屋及草屋上冒出的几缕炊烟;深巷以及深巷里的鸡犬牛羊;秋雨及秋雨中的群山庭院;暮色和暮色中的江河湖泊。所有这一切还构成种种境界。或宁静安谧,或淳朴自然,或刚劲挺拔,都给人以美的享受。《赠竹园隐者》开始展示的画面幽静得近乎冷





清。属于静物写生，虽则秀美，毕竟显得有点空虚，缺乏活力。因而第四、第五句中诗人便给这幅静态画面加上动态人物及音响，而末句又给画面淡抹上一层动态人物及音响，而末句又给画面淡抹上一层可感可触的色泽——落日余晖和闪闪见光的水面。这组风景镜头紧紧扣住“隐者”的生活环境特点，随目光所及，由近及远，有层次，有格局，有色彩，有亮度，又有画外音般的田园歌声，俨然构成一幅意境清幽秀丽，颇有情趣的绝妙图画。

与《赠竹园隐者》恰恰相反，在许多田园诗中作者十分注重动态描写。通过对自然界万物自然行为的描摹，使画面充满跳动感、流动感和音响。《乐耕堂》构成一幅“世外桃源”的景象：一望无际的草原上桃花盛开，花香四溢，透过花枝树杈可见渊源不断的流水。隐约可闻哗哗的流水声，清脆的棋子落地声，婉转的鸟鸣声，飒飒的竹林响动声，纵情的歌声。这色彩、这芬芳、这音响把读者引向了春光明媚的大自然。整首诗语言平易浅近，自然天成，就像这源头的流水汨汨地从诗人的“胸中自然流出”，晶莹剔透。诗人情与境会，深得大自然的真趣。大有“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的味道。与陶诗“平淡自然”的风格很接近。

海瑞 10 多首写景诗中有几首专写秋景。可见秋之景观颇受诗人青睐。海瑞一生耿直，多受排挤和打击，尽管他有“洁身岂离群，澹素乃无庸”的豪言壮语，现实压得他偶尔不得不借萧瑟秋景抒发自己的忧闷、彷徨、孤独、绝望甚至打算隐退的情绪。这在《七夕立秋值雨》和《病中立秋》两首诗中得以集中体现。《七夕立秋值雨》云：

尊前细雨飞南山，坐隔牛女河之间。越岁佳期应自合，
一望萧瑟总虚还。萤垂碧草疏帘静，燕入深红画栋间。漫指
白云浮故园，忽因清梦落朝班。

《病立中秋》云：

伏三初收展病扉，夜深风露湿霏微。碧梧已应金空落，
大火新随斗柄飞。燕倦客思违绿野，莲花老欲退红衣。玉箫
万里堪肠断，何处苍洲映紫薇。

这两首诗意境均显得清冷寂寥，情绪上则带着浓重的孤独感。前者是后者情绪的基础，后者则是前者的发展和延续。主要由两幅画面构成：

第一幅画面：秋天雨夜，诗人坐在窗前独饮。萤火虫爬在碧草上一动不动，稀疏的窗帘也一动不动，静极了，唯有淅淅沥沥的秋雨连绵不断。思乡的愁绪恰似这纷纷扬扬的细雨稠密绵长。牛郎织女够可怜的，他们尚且一年相会一次。诗人做梦都想回到家乡去，醒来却身在朝廷，归期无望。

第二幅画：秋夜，一位疾病缠身的老者辗转反侧。更深夜寂，静的老者听到露水在大气中滚动的声音。可谓“凄凄惨惨戚戚。”诗人抓住季节转换的典型意象，表达自己孤独、绝望愁闷的情绪。

前者抒写的是诗人的悲凉、无奈，后者则发展到愁苦和绝望。正如李清照在《声声慢》中所叹息到的“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

反映同一季节的诗，风格不同，表现的意蕴也不同。在《秋日访问王龙津观竹园》中，作者一改“伤春悲秋”的传统基调。推出秋天令人心旷神怡的一面：“修竹烟霞凝无局，万松风露接清秋。”修长、翠绿的竹林间烟霞缭绕，徘徊不去，仿佛凝成一块玉，玲珑剔透，晶亮夺目；和风过后松林间涛声不断，好像在欢呼清秋的光临。前一句意境秀丽静美，后一句气势宏伟。“放歌剧饮不尽意，落日出林还泛舟。山童载酒更呼酌，天畔雷鸣翻白鸥。”末尾四句推波助澜，使诗人的豪情壮志、喜悦心情得到进一步宣泄。在这首诗里诗人选取了“松”、“竹”等挺拔高洁的形象，象征自己的光明磊落、挺拔忠贞的品格，传达出自己“丈夫所志在经国，期使四海皆衽席”的高远理想。

从以上秋景诗中可以看出诗人构思之奇妙，艺术手法之灵活。

海瑞的诗歌，尤其是田园诗取得的艺术成就是不容置疑的。同时存在的缺陷也是不能忽视的。首先，字里行间缺乏对人民大众劳动与生活情趣的反映。《乐耕堂》里反映的“棋惊宿鸟摇深竹，歌遏行云入九天”的乐趣也只是士大夫或封建文人的乐趣。没有陶诗所反映的“农务各自归，闲暇则相思。相思则披衣，言笑无厌时”的那种农





闲之余,朋友间的流连之乐。也没有王维在《渭川田家》中所描写的“野老念牧童,倚仗候荆扉”、“田夫荷锄至,相言语依依”的那种散发着泥土清香的深情;其次,缺乏对统治阶级内部黑暗的揭露,斗争性不强。由于其本身的局限性,海瑞的诗远远不及陶渊明诗的思想境界。他对统治阶级始终抱有幻想。由于他直谏触怒了嘉靖帝,锒铛入狱。当在牢中得知这个昏君死的消息,不但不为自己重新获得自由而高兴,而是抱头痛哭,呼天抢地。其极端的愚忠,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他的诗歌思想内容的提高和升华。

二

从上面的分析中,可以看到:海瑞诗歌的写景极富意境美。意境是情景交融的艺术化境。要点在于处理好形与神、虚与实的和谐契合。即要做到形神兼备、虚实相生。而海瑞诗的写景恰恰做到了这一点。

海瑞诗歌的写景不是纯粹地临摹自然,总是寓某种情感(神)于特定的景观(形)中,达到情景交融的境界。故即景生意、借景抒情成为海瑞诗歌写景艺术的又一特点。

即景生意和借景抒情,是我国诗歌写景的优良传统。其渊源最早可以追溯到《诗经》。“鸡栖于埭,日之夕矣,牛羊下来,君子于役,如之何勿思?”^①。这里写一位妇女,每当夕阳西下、鸡进笼舍、牛羊归栏时刻,她就更加思念远在天涯的征夫。历代诗人借自然界的千姿百态、丰富多样的景物抒发各自不同的心绪情怀。或忧国忧民,或怀才不遇,或感叹人生,或探问宇宙,表现各异。海瑞写景诗在探索人生哲理与宇宙奥秘以及由此展示其不屈不挠、永不气馁的乐观向上精神方面很有特色。例如《塘上行》:

青青河边草,宛宛陌上桑。临风似相向,道阻意且长。

^①《诗经·王风·君子于役》。

流莺飞上墙，归雉回东墙。翩翩曳文裙，水中双鸳鸯。此为胶与漆，彼独参与商。乾坤浩无垠，大化何茫茫。鸞飞与鱼跃，各以适其常。鸿鹄沧溟棲，以俟风云将。

这种对人生、宇宙的关注由来已久。如曹植《送应氏》：“天地无终极，人命若朝霜。”阮籍《咏怀》：“人生若尘露，天道邈悠悠”等等。诗的主题多半是感慨宇宙永恒，人生苦短。海瑞却别辟他径，别开生面，他的思想没有囿于前人窠臼，而是翻出新意。宇宙浩大无垠、深不可测、广不可及、造化更是机密，然而“鸞飞与鱼跃，各以适其常。”所以作者有“鸿鹄沧溟棲，以俟风云将”的信念，作者以“鸿鹄”自喻，在等待一个属于自己的时刻将临。在《游蜂叹》中，作者虽也有“物态无穷终，天道有生灭”的感叹，可他还是热情赞扬了这只“徘徊青山隅，群芳宁可掇”甚至“欲向泥中求”的游蜂的进取精神。

这与张若虚在《春江花月夜》里所营造的境界有异曲同工之妙。一改前人“羨宇宙之无穷，哀吾生之须臾”的悲观基调。“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只相似。”个人的生命是短暂即逝的，而人类的存在则是绵延长久的。诗人也有对人生短暂的感伤，但是并不是颓废与绝望，而是缘于对人生的追求与热望。

自然，海瑞诗的写景无法与张若虚、王之涣等著名诗人的杰作相比。被闻一多誉为“诗中的诗，顶峰上的顶峰”的《春江花月夜》，1千多年来令无数人人为之倾倒。诗人抓住春、江、花、月、夜这五种事物，集中体现了人生最动人的良辰美景，构成了诱人探寻的奇妙艺术效果，也没有《登鹳雀楼》那样气势磅礴。仅是对塘上行走所见和游蜂的观察道出几乎同一层次的人生真谛。在承认海瑞艺术功底与技巧不及张若虚、王之涣外，也不能不肯定其敏锐的直觉，在平凡素材中含有不平凡的艺术境界，使人感到亲切，又感到崇高。





三

海瑞诗的写景在注意意境——抒情文学创作中心的营造和借景抒情手法的运用的同时,还十分注重继承既有诗歌的丰富遗产和经验,他仿效、化用前人的诗篇和诗句很多。例如《晚雾行》:

山头日欲黄,江上树初碧。去人何匆匆,而不畏于役。
鸟鸣入春林,鸡栖掩屯栅。风波大如诉,且止天远适。我有
十丈琴,与君永今夕。

画面是如此亲切,与《王风·君子于役》和孟浩然《宿建德江》在题材、意境上都有接近的地方,突出一个“思”字。

“夜来风雨多,枝头子初结”显然是受孟浩然《春眠》中“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的影响。海瑞一生虽然屡遭排挤,甚至被罢官,下过牢房。但“丈夫所志在经国”的高远理想支撑着诗人,他从从不气馁。故笔下春末夏初季节显得生机勃勃。

“玉萧万里堪肠断,何处苍波映紫薇。”(《病中立秋》)海瑞在诗中多次运用伯夷叔齐的典故。明人梁云龙在他所作海瑞行状中说:“论者盖以性甘淡薄,有采薇之风。天挺忠贞,有扣马之节,谓道以伯夷,信矣。”^①从中可以进一步证实海瑞以伯夷、叔齐为效仿的典范。在诗歌中反复吟咏,借以抒发自己光明磊落的人格和忠心报国的追求。

四

海瑞诗歌描写景物的语言十分精炼、生动,并且在十分精粹的语言中蕴含着丰富的形象性。

^① 梁云龙:《海忠介公行状》,《海瑞集》(全二册)下册第544页,中华书局1962年12月版。